



播种文艺丛书

辛 俊 地

管 桦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播种文艺丛书

辛 俊 地

管 桦

辛 俊 地

管 桦 著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光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锦 州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总 经 售

*

850×1168 $\frac{1}{16}$ 5 9/16印张 125,000字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沈阳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 定价(6) 0.55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中篇小说，主人公辛俊地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东游击区里的一个民兵。这是一个勇敢的民兵，可是，他也是一个还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的組織观念和紀律观念非常之差的青年农民。辛俊地曾經伏击过敌军，保护过麦收，面对面地和日本鬼子搏斗过，也挽救过游击队长白虹同志的生命。可是，他的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不仅給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損害，也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他无組織，无紀律，私自到外面打伏击，把游击队的眼睛打死了。在战斗中，他因为想立功，沒有听到队长的命令，就打了第一枪，弄得游击队队部苦心部署的一场伏击战完全破产，游击队遭到很大的損失。

这本小说的人物描写得非常逼真，对冀东游击区的一些生活风貌，也作了很好的描绘。

1940 年春天。

丰润县城南，公路旁边的麦田里，爬伏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

他抱着一支步枪，枪身被他拭得闪着蓝光。水曲柳木的枪柄，
得看不出半点破损的划痕。他象猎人等待着野鸭飞落似的，
地老是抬起他沾满黄色麦花的头，从随风摇晃的麦穗上面，向
眺望。

太阳光从云彩里挤出来，象扇子骨似的投射向远方还乡河银
的山峰。公路上，一辆装着杂货的胶皮车铁环叮当的响着向北
去了。一辆自行车屁股上支着很大货架子的小贩向南去了。一
行的老汉，戴着发了黑的伞形的酱蓬簷帽子，扛着锄头，横过
，沿着田间小道走去了。

小伙子失望的出了口长气，用手指头把眉毛上边渗出来的汗
刮甩在麦棵里。正在开花的麦穗，被风推着弯下腰去，亲着他
的脖子，使他不住地耸起肩膀在脖子上搔痒。他 那件毛蓝色
布褂，紧裹在他结实的身上，褂子外面印了一层白色的汗碱
他每耸一下肩，就在白斑上出现一条印痕。他的鼻子是端正
长圆形的脸虽然晒成了古铜色，却带着几分女人般的秀气。但
墨一样黑色的眉毛下面的眼睛，一闪一闪地，却显得很粗野。

太阳晒得他头发昏。他舐舐干裂的嘴唇，想咽口唾沫都办不到，因为太渴了。于是他把放在头前的两个长木柄手榴弹掖在腰里，叹口气，决心要回去了。可是，这时候从北面三里地远丛林遮掩着的村庄里，閃出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他看见什么发亮的东西，在后面那个人的肩头上閃了一下。他手搭凉篷眯缝着眼睛又仔细看了看，是步枪上的刺刀。他们穿的是土黄色的军装，在公路上，用那种不快不慢的速度蹬着车子过来了。

小伙子心里又喜悦又紧张，脸上的肌肉止不住地直跳。他用胳膊肘撑着地，手托着枪，又向前爬了爬。

“两个，太少啦。”他心里说。接着他又安慰着自己：“也总算没有白等，没有白受这份热。”

敌人越来越近了。他看清前面是一个黑瘦子，大沿军帽，象后脑勺有一个钉子似的挂在那儿，大概因为出汗，衣领解开了，露出里面雪白的假领子。小伙子虽然看不清他整个眉眼，但已经认出来，很象城里的警备队长。抗战前他还是个警备队的小队副，曾经到过这一带的村庄。小伙子见过他。听说他两年前就升了官。后面警备队的兵，大敞着怀，步枪斜背在背后。是一个肉墩墩的胖子。

小伙子把枪柄紧贴着脸，眯缝起一只眼，把枪口瞄准前面的敌人，枪托猛然在他肩上坐了一下，子弹在这旷野上呼啸着飞过去了。警备队长仿佛有人猛然从旁边推了他一把，栽倒地上。自行车摔到一边去了。后面那一个兵连车带人倒在他的身上，但又马上爬起来，跳到了一边，仿佛一只听到枪声的兔子，正惊慌地寻找他逃路的时候，又被猎人打中了，他突然向前打了个趔趄，便张开两臂倒下去。

小伙子跑过去，一看那个瘦子脸朝下，弯着脖子，脑袋扎在怀

里，身上沾滿泥土，顯然，他倒下以後打了一個滾才斷了氣。小伙子把他翻過來，一點不錯，正是警備隊長。而那個警備隊的兵是仰面朝天的躺着。一只懷表從軍裝的口袋里甩了出來，鍍金表鏈還挂在鈕扣上。

小伙子用手摸摸他們的鼻子，迅速地把兩個人全身搜查了一遍，把警備隊長的手槍手表摘下來，把口袋里的東西掏出來，又把警備隊兵士的步槍及衣袋里的一切掏個干淨。然後他把一輛自行車交給一個在田里干活的老大哥，叫他馬上把車子送到隊部去。他自己騎了一輛，背着三棵槍，沿着田間的小路回游擊隊去了。

他把車子推進隊部院里的時候，立在堂屋的一個戰士，向屋裏喊道：

“來啦，他來啦！”

小伙子把車子靠在牆邊，邁着大步，帶着一陣風，來到堂屋。他呼呼地喘着氣，大聲地問那個戰士：

“隊長在家嗎？”

他這樣問，是要隊長知道他得勝回來了，所以他並沒有听那戰士向他說了句甚麼，就掀帘子進到屋裏。

游擊隊長白虹正盤腿坐在炕上，爬在炕桌上寫字，地上立着幾個戰士。白虹放下筆，轉臉直望着小伙子。

小伙子把得手槍、步槍、錢包、圖章、手表，……劈拉巴拉扔在炕上，興奮地叫着：

“警備隊長叫我打死啦！還有一個兵！”

面皮白淨瘦削的白虹，臉色頓時變得蒼白，吃驚地睜大兩眼，伸手抓過圖章，仔細地辨認着上面的刻字。他的腮巴子哆嗦着。可是小伙子並沒有注意隊長的臉色，他一面把自己的那棵步槍靠在牆邊，脫着小褂，得意地叫道：

“瞧瞧图章吧，沒錯！”

他的背心被汗水濕透了。他拉出掖在腰帶上的羊肚手巾，一面擦汗，心里說，這一回你們該服了吧！他看看門口伸頭探腦的同志們，又想：“叫你們在會上批評我，這一回你們沒話說了！”的確，他看出大伙都直瞪着眼說不出話來，於是轉過身，眨着眼瞧了瞧隊長的脸色。他一下子楞住了，他得意的心情，就象撞在石壁上的波浪，碎裂了，浪花又變成泡沫打着旋。他的腦子里翻轉着想，隊長的脸上為甚么這樣大的怒氣？

小伙子本來等待着同志們向他歡呼，羨慕地瞧着隊長和政委與自己熱烈的握手。再干上幾件出手的事情，驚人的英雄事跡就會登上邊區的報紙。他的名字，會象古廟里敲的大鐘一樣震响還鄉河兩岸的村莊。讓敵人聽到他的名字就吓破了膽。他胸前要戴着海碗大的紅花，坐在群英大會的主席台上，成千上萬的人望着他，議論他……回到村里，叫街坊四鄰瞧瞧，這個過去抹鼻涕的傻小子，現在成了甚么樣的人物……

但，隊長的反應却是如此的激怒。他又環顧了一下周圍的戰士，都是一聲不响的，用那種懷疑的目光望着自己。按他多次的經驗，這是嚴厲的批評之前的气氛。“就算是個人行動，難道獨自一人，單槍匹馬消滅了一個偽警備隊長，也是錯了嗎？”他想。

“英俊地，誰叫你去的？”白虹壓制着心中的怒火，仿佛耳語似的低聲地說。這使小伙子誤會了。

“是的，他生我的氣，只不過因為我事先沒有請示他。”他想。

可，這正是別人做不到的，問問他們誰敢一個人去到縣城附近打埋伏？”

“我自己。”他大聲回答。“我自己呀！”

“又是沒有命令隨便行動！”白虹抓起桌子上剛寫了幾個字的

信紙，扯碎了，又狠命地在手心里揉成一團。

“嘿，抗日就是抗日，還等甚麼命令？”辛俊地向四周的戰士們擠擠眼，得意地坐到炕沿上仰起脖子喝了一杯茶。

“你，”白虹突然吼叫起來，用拳頭狠命的捶了一下桌子，震得鋼筆滾到炕上了。他的臉激怒得由蒼白而變成通紅。“你把我們的關係人打死啦，知道嗎？他給八路軍通消息，把鬼子的情報給我們。可是你你你老是這麼無組織無紀律，到處闖禍！”他因為激怒變得口吃起來。

他本來想把圖章朝辛俊地臉上打去，可是他狠狠地往炕上一摔，木制的四方形的圖章，跳了兩跳，便滾到地上了。

“這，我不知道啊！”辛俊地伸了一下舌頭，張着兩手，向大家表白。可是，誰也沒有幫他說話。他彎下腰，撿起圖章，用嘴吹着沾在圖章上的塵土。

“辛俊地！”白虹一面叫，睜圓兩眼，直逼着他。

“有！”不知道是由于意外的喊叫，還是由于一個戰士的本能，辛俊地跳下炕來，垂下兩手，象孩子一般，滴溜溜轉動着兩個眼珠不敢說話了。但，這個似乎是禮貌又似乎是調皮的粗野的動作，却在隊長의 怒火上添了一勺油。

“我們隊伍里不要你這種人，給我滾！滾！”

“大叔，叫我到哪去？”

他們是同村人，雖然年齡都差不多，但在輩數上，辛俊地叫白虹大叔。現在，小伙子又象在村里吵架那樣瞪着眼。

“隨便，八路軍不要你！”白虹喘着氣叫。

“喝？我連抗日的自由都沒有啦？”

白虹抓起身邊的手槍，因為憤怒，鼻孔一開一合的顫動，叫道：

“你滾不滾？”

辛俊地害怕的滚动着圆眼睛，沉默了三分鐘，忽然伸手把扔在炕上的褂子拿过来，一边伸进袖子，紫胀着脸，叫道：

“我走，我走，离开你们一样抗日！”

他的手哆嗦着，结好衣襟的鈕扣，伸手去拿靠在櫃边的步枪。

“干甚么？放下！放下！”白虹叫道。

但，辛俊地还是把枪紧紧握在手里，同样大声地嚷：

“这是我参军从村里带出的枪，你们不能留下！”

“放下！我命令你放下！”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抗日！”

四只眼睛互相对望着，象一对准备厮打的猛虎，呼嗤呼嗤的喘着气。最后，白虹摆了一下手，辛俊地背起枪，使劲掀开门帘子，又狠命一摔，冲出门外去了。

膀大腰圆高个子脸色黑里透红的政治委员李兴掀帘子进来了，为了防备门框碰着他的脑袋，他进门总要低一下头。他看见白虹的鼻孔翕动着，猛烈的喘着气，两眼茫然地望着桌子。

李兴拿过茶壶，倒了一杯水，斜眼看着白虹的脸，猜想着这个脾气火爆的队长，又在生谁的气。他喝了两口茶，笑道：

“又生谁的气啦？”

“辛俊地！”白虹仍旧望着桌子，没有看李兴。“他把城里的警备队长打死啦！”

“啊？”李兴的笑容消失了，他伸手把茶杯向桌子上放去，突然，狠狠地把茶杯在桌子上顿了一下，低声地，但是愤怒地叫道：“先把他关起来！”

“让我把他赶走啦！”白虹点着一支香烟，他的脸色已经回复过来，但他的语气仍旧是愤怒的。

“赶走啦？”这又出乎政委的意料。他沉默了一会，斜坐在炕边

上，皺起眉頭，兩眼直望着白虹，說：“可惡是可惡，但是不該讓他走！”

“我不要這種害群之馬！”為了表示他不同意李興的意見，把臉扭過去，望着窗外。

“小伙子倒是忠心耿耿，勇敢，能打，是把好手。”政委惋惜地嘆了口氣。“應該留在隊伍里，他的個人英雄主義可以教育過來……”

“我不能要這種屢教不改的人！”白虹打斷了政委的話，他的臉仍舊望着窗外。

“咳，我們參加革命的時候，才懂多少事情？還不是黨教育了我們？”政委溫和地，勸解的解釋着。

白虹一手抱着後腦勺，靠在後面的被垛上，使勁地吸着煙。象把怒氣和濃煙一起吐出來似的，深深地呼了一口氣。“反正我不能要這種害群之馬！”他緊皺的眉頭，他的嘴角上堅決的皺紋，他的吸煙的動作，都這麼表示。

“我給村支部寫封信，叫他們動員他回隊。”政委脫了鞋，向炕桌旁邊挪動着，從挎包掏出信紙，彷彿在向他自己說話似的嘟囔着：“他不回來就先叫村支部幫助他，看看再說。”

政委寫了信，插上根雞毛，立刻沿村轉送走了。

2

黃昏的時候，辛俊地回到家里。推開破舊的，秫秸編的排子門，斜着身子，從半開的縫隙擠進去。

院子里長滿蒿草和蕁麻。堆放干柴的草棚歪斜了。隔着東院的一面土牆，不知甚麼時候倒塌了一丈來長的豁口。隔壁一只母

鷄，見了這個背槍的人，驚慌地跑到一邊，瞪着一對小眼睛，咯咯的叫着。辛俊地走上台階，叫道：

“媽！媽！”

一個鬢髮灰白的老婦人，從屋子裏顛巍巍地沖出來，她向前探着身子，眨着兩眼，一看是辛俊地，那干瘦臉上的皺紋，立刻松弛開了。她差不多叫起來了：

“喲！你回來啦！”

“回來啦！”

辛俊地英武的邁着大步，走進屋子。媽媽扭扭達達地邁着碎步，跑着跟進來，在昏朦朦的光綫里，把一隻手放在兒子的袖口上，伸着脖子，望着兒子的臉：

“還走嗎？”

“不走啦，在村里堅持抗日，打麻雀戰！”

媽媽變得年青了，奔跑着，抱柴點火，給兒子做飯。

喝飽玉米粥，屋子裏已經擠滿了人。豆油燈的棉花捻子，噉噉的燒着，吸煙的人噴出苦味的煙氣。開點心鋪的王樹賓大爺，韓老三和他的小女兒，南街徐家大院的伙計孔毛兒。還有東隔壁張家當偽軍的女人張二嫂，臉色象桃花一樣的紅潤，一件剛洗過的、還帶着日光皂氣味的白布褂子，緊箍着她突起的胸脯和滾圓的肩膀。還有長着一把花白胡子的楊及昌老爷爷都來了……

媽媽象個老母鷄似地，屋子屋外的奔跑着，給大伙沏上棗樹葉泡的濃茶。人們亂哄哄地談論着各種問題。偽軍家屬張二嫂，斜身坐在炕上，手撐着炕沿，探着身子，問道：

“甚么時候把鬼子打出去？”

“二嫂子，你也盼着鬼子完蛋嗎？”辛俊地盤腿坐在炕上。他在人群中間，一面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報紙本子，扯了一塊卷煙紙，

笑道：“那你可就变成地道的寡妇啦！”他一面伸手把紙糊的烟簍簍拿到跟前，一面向大伙挤着眼。

女人紅着臉，扭过身去，仰着脖子，向堂屋的老媽媽叫道：

“听你儿子說的話。”

“叫他二哥回来吧。中国人干日本差事儿。”辛老媽在堂屋里大声說。

“該死的，永远不回来才好呢！”女人垂下眼皮，兩眼无目的地望着自己撑在炕上的手背，臉色变得阴沉起来，叹了一口气。

韓老三盤腿坐在炕上，兩手攬着坐在怀里的小女儿，提着辛俊地的小名儿，說：

“傻子，你是队伍上的，打出日本怎么共产哪？”

“你的分給我，我的分給你，誰也不多，誰也不少。”辛俊地在長方形的紙块上撒了碎烟，用他粗大的手指，笨拙地卷成那种一头粗一头細錐子形的自造烟卷。仿佛胸有成竹的回答以后，用舌头舐着卷烟的紙边，得意地望着大伙。大伙似懂非懂的互相瞅瞅。韓老三的小女儿忽然問道：

“大哥，你是共产党嗎？”

“我嗎？”辛俊地把紙烟被唾沫浸得湿湿的一头，含在嘴里，說：“想要是还不容易！碰巧了也許是，許不是！”

他划火点着烟，吸了一口，望着噴出的白圈儿。忽然轉臉，兩眼直望着小女孩，把嘴角拉向下面，做了一个神秘的鬼臉，叫道：

“嘿，小孩子，懂甚么，不要問这个。”

老媽媽进屋往壺里添了水，把嘴伸到張二嫂的耳朵上，悄悄說道：

“人家回家坚持抗日来啦！”

女人轉臉把头伸过去，嘴附到楊及昌老爷爷的耳朵上，用那种

傳達一件重大新聞的語氣說：

“人家回家堅持抗日來啦。”

聲音雖然很低，但屋子裡的人却都能聽到。辛俊地挺起腰，他想要說甚么，這時候，听堂屋地上腳步响，門帘子掀動起來，被烟霧罩得朦朧的燈光里，閃進一個人來。大伙連忙讓坐。辛俊地在炕上站起來，為了不讓那紙糊的已經發黑的房頂碰了頭，彎着腰，大聲地打着招呼：

“丘大叔，上炕，上炕！”

這是村長又兼支部書記的丘玉田。雖然已經四十多歲，臉上還沒有多少皺紋，而且，很象用心擦抹過的銅盆，又亮又紅。兩眼閃光。上唇留着一撮漆黑的剪得整齊的小胡子。手里拿着沒有嘴兒的竹杆銅鍋小烟袋。他坐在靠炕沿的炕頭上，背靠着牆，把胳膊肘放在向上彎起來的膝蓋上，眼望着已經重新坐下去的辛俊地，說道：

“傻子到家看看嗎？什麼時候回隊上去呀？”

他的嗓門老是這麼高，而且象放炮竹似的又响又脆。在村里，他比辛俊地大一輩，所以他還是叫辛俊地的小名兒。

辛俊地一邊給他往小烟袋里裝烟，低着頭，嘟嘟囔囔的說：

“不回去啦，大叔！”

“怎么？日本鬼子還沒有打出去，就休假啦？”支部書記用吃惊的語氣問他。目光在他的臉上掃來掃去，同時伸手接過已經裝滿了烟的烟袋。

“在村里抗日不是更光榮，大叔，抽烟！”辛俊地避開支部書記的眼光，向前探着身子，低頭划火給對方點着烟鍋。

“嘿，我們敲鑼打鼓的歡送你到隊上去，是要看看你在隊上打個出手的呀！”支部書記用开玩笑的口氣責備着小伙子。然後又用

劝解的口气，拉長了声音，說道：“还是回队上去吧！”

“不行，我同他們合不来，受不了白虹大叔那种压力派！”辛俊地眼望着大伙，張开兩手，現出受了十分委屈的神情。“我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拚死拚活的干，倒于出錯来啦。”

“哪儿抗不了日？在家門口抗！”为了表示他的倔强，表示他并没有被白虹的压力派压住，他又添說了一句。

“軍队有軍队的紀律呀！”支部書記用手摸着小胡子，腦子里寻找着說服小伙子的話。他想要娓娓地，用那种不伤面子的話說服他，可是却没有做到，他用了爽直的教訓的口气，甚至仍旧是責备地：“不能蛮干，得听指揮！”

出乎意料的，辛俊地并没有动火，他并不認為不听指揮有多大过錯，他仿佛要撥掉甚么看不見的东西似的揮了一下手，用那种不值一駁的口气，說道：

“丘大叔，您別听他們的。甚么叫蛮干？是猫不是猫咬着耗子才算猫。打死敌人就是英雄。我看是他們見功劳都叫我一个人得了，有点眼紅。”

媽媽似乎是責备又似乎是夸獎的向着大伙：

“你們听听，他多逞能！”

丘玉田老头儿，哈哈大笑，用烟袋鍋指着辛俊地的鼻子，說道：

“这么說，你成了唐王征东里的薛仁貴啦。我看你倒有点象三俠五义里的白玉堂。”

屋里的人們乱哄哄講起薛仁貴和白玉堂的故事。辛俊地发窘眨着眼环顧着大伙，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猛然想起来，伸着脖子，睜大眼，問道：

“丘大叔，白虹給您来信了吧？”

“李兴白虹叫我动员你回队！不过，你得好好檢討檢討！”支部

書記沒有隱瞞他的來意。“都是村里的爺兒們，誰說話氣粗了點，都得有個担戴！有錯，改了就完啦！”他添了一句。

“我不去！”他使勁搖了一下頭。“我不能受他的挾制。”

“他还是这个小孩子脾气！”媽媽在一邊插嘴說。

“你知道今天你把誰打死啦？”支部書記現出替他吃驚的神情。“那是八路軍的關係人，好傢伙，你真敢干！”他張大嘴巴，兩眼直望着辛俊地，他想叫小伙子明白，他是犯了一個多么可怕的而又不可挽回的錯誤。

“不管是誰，是敵人我就打！”小伙子挺着胸脯，得意地望着大伙。但，他看出來，並沒有人同意他的說法。於是，他又添說了一句：“嘿，他是關係人，為什麼不事先告訴我！”他張開兩手，向大伙又象表白又象質問地說。

“這個小伙子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通的啊！”支部書記皺着眉頭，用他粗糙的手掌撫摸着自己的膝蓋，心里想。“還是先把他動員回隊再說。”

“還是回隊上去吧！”他察看着小伙子的臉色，試探着說。

“他就是來八抬大轎抬我，也抬不去啦！”小伙子越發在鄉里人面前擺出他的身份。他說得這樣堅決。他還把手在胸脯上拍了一下，然後伸出大拇指。“咱們在村里打個樣兒給他們瞧瞧！”

老頭兒看出來，他是無能為力了，他不能夠把小伙子說轉回去，他失望地嘆了一口氣，說：

“好吧，以後再說吧！你打仗有經驗，在民兵里多做點工作！”

辛俊地見村長在鄉里人面前夸獎自己打仗有經驗，剛才滿肚子的不高興，早就飛到九霄雲外去了。他把手按着兩個膝蓋，直起腰來，眼睛望着大伙，用首長的神情和口氣，問道：

“我們村里的崗哨都放出去了嗎？不能大意呀，叫敵人摸進

来，受了損失，責任可不小！”

“放心吧，斷不了崗！”

“这几天敌人老往西出发，沒事儿！”

“不行！”辛俊地严肃的皱起眉头。“我得亲自去看看。”他跳下炕，穿上鞋，拿起步枪，嘩啦一声拉开枪栓，閉着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斜着察看了一下枪膛。

“我的媽，你別冲着人啊，走了火可怎么好！”張二嫂惊叫着躲到一边。

辛俊地頂上子彈，搬上保險机，一甩，背在肩上，伸过头去，做了一个鬼臉，說：

“枪子打不着你，二嫂子，你能避邪！”

“哟，我凭啥能避邪啊？”

“因为你長的太俊啦！”

女人向老媽媽叫着：

“听你儿子說的甚么話！”

辛俊地哈哈大笑跑出門外去了。

張家的女人回到自己屋里，睡不着觉。心里很难受。辛俊地的眼睛扰乱着她的心。她把被掀到一边，穿着贴身的粉紅色的汗襟坐在炕上，觉着热得很。她嫁給当伪軍的張二混混已經六年了。細高挑長脖子的張二混混同妻子睡了三个晚上，第四天就找村里的“破鞋”鬼混去了。她想用自己的青春美貌把丈夫引到正路上来，正正經經過一番日子。但丈夫把她耍弄完了之后，沒听进一句劝告的話，却把她毒打了一頓，向肚子上，向胸脯上，向脊背上打得渾身青腫。从那时候起，丈夫差不多每天都不在家，賭博，抽白面，扎嗎啡，胡扯些不着边的新聞。夜晚就睡在“破鞋”家里。連下地